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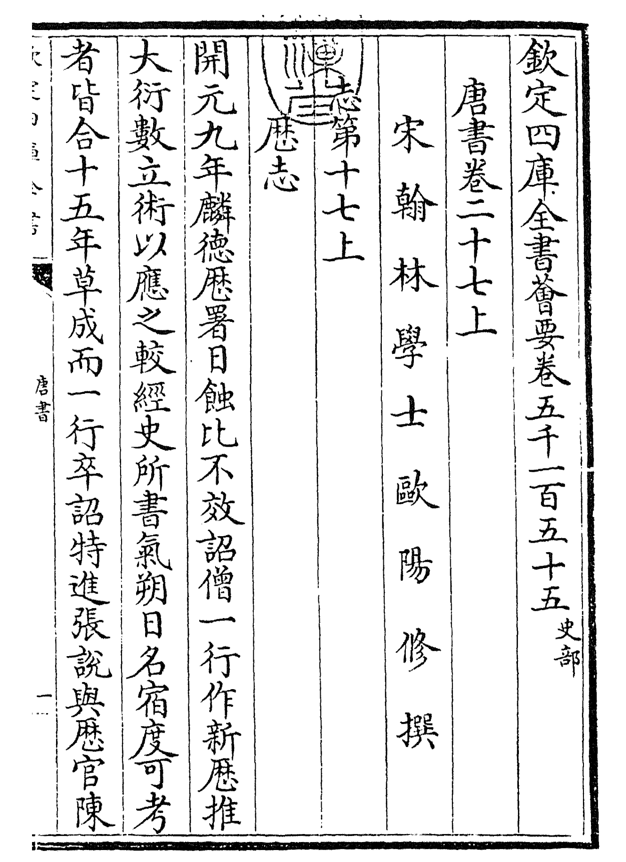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二十七上下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一百五十五　史部

唐書卷二十七上

宋　翰　林　學　士　歐　陽　修　撰

志第十七上

歷志

開元九年麟德歷署日蝕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歷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説與歷官陳

玄景等次為歷術七篇略例一篇歷議十篇玄宗顧訪者則稱制旨明年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于有司時善算瞿曇譔者怨不得預改歷事二十一年與玄景奏大衍寫九執歷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執圭較靈臺候簿太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一二焉乃罪說等而是否決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

依倣而已故詳録之略例所以明述作本旨也歷議所以考古今得失也其說皆足以為將來折衷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

其一歷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歷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

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
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
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
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算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
其算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
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
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
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蓍數之變九六

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夫數象微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著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而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者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為二微之積四十

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

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於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中以閱盈虚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虚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虚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虚十以導潛龍

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交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既合而遯行之變在乎其間矣所謂遯行者以

爻率乘朔餘為十四萬九千七百以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虛之復以爻率約之為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太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蓍凡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遯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為朔餘四揲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遯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為氣餘歲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百二十而無小餘

合于夜半是謂蔀率歲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而大餘與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

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算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遯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斂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悔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朒夕見曰朓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

或進退其日以為定朔舒亟之度乃數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之朓朒月行曰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為速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其差則水

漏之所從也總名曰軌漏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遊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終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歷其裏曰陰歷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為進退

其二中氣議曰歷氣始于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歷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歷則壬子蔀首

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歷之罪周歷得己丑二分殷歷得庚寅一分殷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歷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歷也緯所據者殷歷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歷月氣轉合于緯麟德歷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兩失之又命歷序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差

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於後代蓋哀平間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說黃帝調歷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黃帝調歷不與壽王同壽王所治乃殷歷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亶誦靈帝時五官郎中馮光等皆請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魯歷南至又先周歷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

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又推日蝕密於殷歷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歷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歷皆得甲申以玄始歷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二為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皇極歷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

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歴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歴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疎闊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減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翊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歳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玄始歴以為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

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為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為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鐘章首與景初歷閏餘皆盡雖減章閏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幾得中矣後代歷象皆因循玄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歷未減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歷未減閏餘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

德歷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歷皆得癸酉葢日度變常爾祖沖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為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劉孝孫張冑玄因之小餘益彊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為庚寅矣治歷者糾合衆同以稽其所異苟獨異焉則失行可知今曲就其一

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歷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德開元歷皆得壬午先後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歷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錄所記乃依時歷書之非候景所得又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歷得十六麟德

歷得二十三開元歷得二十四

其三合朔議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歷魯歷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歷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僞可知矣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歷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

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與周歷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葢周王所頒齊晉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與殷歷魯歷合此非合蝕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魯事與齊晉不同可知矣昭公

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原伯絞與魯歴周歴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歴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歴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歴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歴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

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歷或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歷之大端而預所未曉故也新歷本春秋日蝕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偕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躔離或失其正若躔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

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當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為朓朒變行或以為歷術疏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歷所以屢遷也漢編訢李梵等又以晦猶月見欲令蔀首先大賈逵曰春秋書朔晦者朔必有朔

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朔不可必也訢梵等欲諧偶十六日月脁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朔同時不得異日考逵等所言葢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終相際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若陰陽遲速軌漏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去日十三度以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盡也如

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為是一以為非又常朔進退則定朔之晦二也或以為變或以為常是未通於四三交質之論也綜近代諸厯以百萬為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考春秋纔差一刻而百數年間不足成朓朒之異施行未幾旋復踈闊由未知躔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興甄鸞等欲求天驗輒加減月分遷革不已朓朒相戾又未知昏明之限與定朔故也楊偉採乾象為遲疾陰陽厯雖知加時後天蝕不在朔而未能

有以更之也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朔望小餘錢樂之以為推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為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立法之制如為不便承天乃止虞劆曰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

明為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為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為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以為昏晦當滅亦訴梵之論淳風因循皇極皇極密於麟德以朔餘乘三千四十乃一萬除之就全數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彊是為四分餘率劉洪以古歷斗分太彊久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覆求度

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甲之首衆術同元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歴有總法開元歴有通法故積歳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皆盡考漢元光已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三十七事麟德歴得五開元歴得二十二

其四沒滅略例曰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為沒沒分偕盡者為滅開元歴以中分所盈為沒朔分所虛為滅綜

終歲沒分謂之策餘終歲滅分謂之用差皆歸于揲易再扐而後掛也

其五卦候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歷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其六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

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歷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偕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歷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

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沍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内則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

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内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静始於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静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歴又以節在貞氣在晦非是

其七日度議曰古歴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

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為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却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劉焯依大明歷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

帝據虞劆歷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却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為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己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

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閒而淳風以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

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冬之候何必援昴於始覿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却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

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其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

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繆何獨
慎疑於房星哉新歴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
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肇位四海
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劆以
為仲康元年非也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
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
寒韋昭以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氏之初秋
分後五日日在氐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以畢矣又

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覿時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而駟見故隕霜則蟄虫墐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為謬韋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皆非是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營室昬中於是始脩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麟德歷霜降後五日火伏小雪後十日晨見至大雪而後定星中日旦南至氷壯地坼又非土

功之始也夏歷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顓頊歷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歷也湯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

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䝉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䝉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夏歷章蔀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歷章蔀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斂亦

以中氣為主此其異也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説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

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舊說歲

在己卯推其朏魄廼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
武王即位新歷孟春定朔丙辰於裔為二月故周書曰
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竹書十一年庚
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蓋通成君之
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
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
為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
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月在房四

度於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象馬心為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與歲星實相經緯以屬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

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虚戊午師渡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辰星叶光紀之精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黿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虚以爰稼穡

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
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實相經緯而
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曰歲之所
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其
二月戊子朔哉生明王自克商還至于酆於周爲四月
新歷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維四月既旁
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麟德歷周師始起歲
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左尾水星伏于星紀

不及天黿又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語以為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四月己酉朔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

中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曆以己卯為克商之歲非也夫有効於古者宜合於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益甚焉是以知合於歆者必非克商之歲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歷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歷數者隨時遷革以合

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焉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歷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及大寒地統之中陽洽

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木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戶甲拆之萌見而莩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韋昭以為日及天

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歷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歷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於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却猶在建辰月令以為五月者呂氏以顓頊歷芒種亢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歷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為不時矣

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
栽日至而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二月衛侯朔出奔齊
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
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
榦故祖冲之以為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
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為
得時杜氏據晉歷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為大
早因曰功役之事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引詩云

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歴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雪周之孟春陽氣静復以繕城隍治宫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方於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制宜以立春中天興土功僖公五年晉侯伐虢卜偃曰克之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二度新歴是歳十月

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四度於黄道古歴日在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張中而曙直鶉火之末始將西降故曰賁賁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歴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爲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駮戊寅歴曰漢志降婁初在奎

五度今厯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都隂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厯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厯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沖之後以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

二度為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歷以駮仁均耶又三統歷
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及開元歷同然則入
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
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
始有謫開元歷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在
尾十三度於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歷日在心三度於黄
道退直于房矣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歷推
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

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内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

麟德歷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以來火辰見伏三覿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微象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寖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寤仲尼之言補正時歷而十二月猶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

又增一閏魯歴正矣長歴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戰國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歳冬至應在斗二十二度秦歴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顓頊歴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韋所記合而頡子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雩祭

太晩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為否皆非是梁大同歷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為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為正廼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為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歷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歷以啓蟄之日廼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妄矣古歷冬至昏明中星去日

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秦歷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星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十八度晨南斗十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歷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古歷星度及漢洛下閎等所

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宿之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歷牽牛太半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顓頊歷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度少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太祖沖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虞劆等襲沖之之誤為之說云夏時冬至日在斗末

以歲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顓頊之代漢時雖覺其差頓移五度故冬至還在牛初按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三皆起牽牛一度劇等所說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歲顓頊歷第十三蔀首與麟德歷俱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歲得顓頊歷壬申蔀首是歲秦歷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歷與麟德歷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古歷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秦歷冬至定在午前二度

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呂氏循用之及漢興張蒼等亦以為顓頊歷此五家踈闊中最近密今考月蝕衝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以為古術踈舛雖弦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引呂氏春秋黃帝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十二鐘命之曰咸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謂秦歷與今不異按不韋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黃帝之時亦在奎猶淳風歷冬至斗十三度因謂黃帝時亦在建星

耳經籍所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於呂氏春秋若謂十二紀可以為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固當不易安得頓移使當驚蟄之節此又其所不思也漢四百二十六年日却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一度太初元年三統歷及周歷皆以十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歷與近代密率相較三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後天僖公五年周歷正月辛

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至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歷與麟德歷俱以庚戌日中冬至而月朔尚先麟德歷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己卯周歷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歷以己丑平旦冬至哀公十一年丁巳周歷入己酉蔀首麟德歷以戊申禺中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歷入丁卯蔀首麟德歷以乙丑日昳冬至呂后八年辛酉周歷入乙酉蔀首麟德歷以壬午黄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

周歷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歷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晡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疎密之大較也僖公五年周歷漢歷唐歷皆以辛亥南至後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歷漢歷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歷皆以辛酉則漢歷後天三日矣祖沖之張胄玄促上章歲至太初元年沖之以癸亥雞鳴冬至而胄玄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甲子而適與魯歷相會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歷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

僖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時史億度乖丘明正時之意以就劉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歷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歷漢歷皆以庚午然則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不足疑也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斗二十三度漢歷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洛下閎等雖候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氐十三度中依漢

歷冬至日在牽牛初太半度以昏距中命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比皆閎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劉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及永平中治歷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歷五度然諸儒守讖緯以為當在牛初故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黄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於赤道二十一度也尚書考靈耀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牛所起文編訢等據令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

靈耀相近遂更歷從斗二十一度起然古歷以斗魁首為距至牽牛為二十二度未聞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距也逵等以末學僻於所傳而昧天象故以權誣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為日在牛初者由此遂黜令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驗於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證於古其虛退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沖之雖促減氣分冀符漢歷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

曆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半次淳風以爲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壁俱起建星賈逵考曆亦云古曆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在斗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四度間自古冬至無差審矣按古之六術竝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推古曆之作皆在漢初却較春秋朔竝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古曆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

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襲春秋舊歴者則以為在牽牛之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為入建星度中然氣朔前後不逾一日故漢歴冬至當在斗末以為建星上得太初本星度此其明據也四分法雖疎而先賢謹於天事其遷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覶二十八宿疎密立晷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三度則壽王調歴宜允得其中豈容頓

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歷較之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歷得辛酉部首己減太初歷四分日之三定後天二日太半開元歷以戊午禺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潜退至午前八度進至辛酉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祖沖之曰四分歷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

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應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調均略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晷漏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午正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晷頗有盈縮故治歷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歷所推氣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

二刻正得二日太半與沖之所算及破章二百年間輒差一日之數皆合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歷歲差斗十八度自今歷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賈逵所測斗二十一度反復僉同而淳風冬至常在斗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知過建星八度耶晉武帝太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當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歷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度少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

歷斗分彊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
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
及其次假月在東井一度蝕以日檢之乃在參六度炭
以月蝕衝知日度由是躔次遂正為後代治歷者宗宋
文帝時何承天上元嘉歷曰四分景初歷冬至同在斗
二十一度臣以月蝕檢之則令應在斗十七度又土圭
測二至晷差三日有餘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
矣事下大史考驗如承天所上以開元歷考元嘉十年

冬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令大明八年祖沖之上大明歴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歴應在斗十三度梁天監八年沖之子員外散騎侍郎暅之上其家術詔太史令將作大匠道秀等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差其明年閏月十六日月蝕在虛十度日應在張四度承天歴在張六度沖之歴在張二度大同九年虞𠠎等議姜岌何承天俱以月蝕衝步日所在承天雖移及三度然其冬至亦上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四度而岌

在斗十七度其實非移祖沖之謂為實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用求中星不合自炎至今將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難知驗以中星則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度所擁故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略冬至遠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蝕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

度蝕以其衝計冬至皆在斗十二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下及大同日已卻差二度而淳風以為晉宋以來三百餘歲以月蝕衝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間非矣劉孝孫甲子元歷推太初冬至在牽牛初下及晉太元宋元嘉皆在斗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在斗十三度而劉焯歷仁壽四年冬至日在黃道斗十度於赤道斗十一度也其後孝孫改從焯法而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後冑玄以其前歷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初猶不

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度永平在斗二十一度並與今厯合而仁壽四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厯矣戊寅厯太初元年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三度永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進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氣上景初三日而冬至猶在斗十七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循孝孫之論而不知孝孫已變從皇極故為淳風等所駮歲差之術由此不行以太史注記月蝕衝考日度麟德元

年九月庚申月蝕在婁十度至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月蝕在牛六度較麟德歷率差三度則令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又皇極歷歲差皆自黄道命之其每歲周分常當南至之軌與赤道相較所減尤多計黄道差二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每歲遯之不足為過然立法之體宜盡其原是以開元歷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術從變黄道

唐書卷二十七上

唐書卷二十七下

宋翰林學士歐陽修撰

志第十七下

歷志

其八日躔盈縮略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與四象升降麟德歷因之更名躔差凡陰陽往來皆

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雨暘之氣交自然之數也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室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說非是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

其九九道議曰洪範傳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謂

黄道也九行者青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黒道二出黄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黒道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採以著遲疾陰陽歷然本以消息爲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歷交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黄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黄道正西若陰陽歷

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歷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北若陰陽歷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南白

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黄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按陰陽歴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黄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黄道六度則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黄道六度則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爲終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則八行各當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則在南者變而居北在東者徙而爲西屈伸消

息之象也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爲限初黄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數終于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黄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彊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黄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黄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至之中矣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黄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爲限初限月道增多黄道四十八分之十二

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于四率黄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彊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黄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黄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歴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隨交限而變遡伏相消朓朒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赤道黒道

近交初限黄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黄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蓋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黄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二月道至損益之中黄道差二十四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黄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黄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交之末黄

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黄道與月道差同蓋遡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黄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黄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黄道度正均故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凡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及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少

半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將九年而九道終以四象考之各據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則其八道之行也以朔交爲交初望交爲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而入陰歷則行青道又十三日七十六分日之四十六至交中得所衝之宿變入陽歷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陽歷則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則減十三日四十六分視大雪初候陰陽歷而正其行也

其十晷漏中星畧例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辰極高下所遇不同如黄道刻漏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今推黄道去極與晷景漏刻昏距中星四術返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爲中以合九服之變

其十一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夘虞劆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歷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

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朓朒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從而浸遠遠極又從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且十月之交於歷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

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敎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黄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冑玄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歷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

蝕限於歷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
其入限者不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歷當
蝕半彊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
戌朔於歷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徹
膳不舉樂不蓋素服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長之
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
雖筭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
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自開元

治歷史官每歲較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晷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晷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歷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則陽歷之交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頻交而蝕者是也故較歷必稽古史虧蝕深淺加時朓朒陰陽其數相叶者反覆相求由歷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

之變反求歷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歷失行則合于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歷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説者天道如視諸掌略例曰舊歷考日蝕淺深皆自張子信所傳云積候所得而未曉其然也以圓儀度日月之徑乃以月徑之半減入交初限一度半餘爲闇虚半徑以月去黄道每度差數令一徑相掩以驗蝕分以所入日遲疾乘徑爲泛所用刻數大率去交不及三度即月

行没在闇虚皆入既限又半日月之徑減春分入交初限相去度數餘爲斜射所差乃考差數以立既限而優游進退於二度中間亦令二徑相掩以知日蝕分數月徑踰既限之南則雖在陰歴而所虧類同外道斜望使然也既限之外應向外蝕外道交分準用此例以較古今日蝕四十三事月蝕九十九事課皆第一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歴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設考日蝕或限術得常

則合于數又日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蝕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

其十二五星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爲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

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禨祥而觀善敗其始王
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鳥帑
其後羣雄力爭禮樂隕壞而從衡攻守之術興故歲星
常贏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
於火運之中理數然也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歲星在
進賢東北尺三寸直軫十二度於麟德歷在軫十五度
推而上之至漢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歲星在軒轅南
耑大星西北尺所麟德歷在張二度直軒轅大星上下

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又上百二十年至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歲星在東井鉞麟德歴在參三度又上六十年得漢元年七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麟德歴白露八日歲星留觜觽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參由差行未盡而以常數求之使然也又上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歲在鶉火麟德歴初見在輿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明年啓蟄十日退至柳

五度猶不及鶉火又上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當在大火麟德歷初見在張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鶉火差三次矣哀公以後差行漸遲相去猶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舊歷猶用急率不知合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歷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太初三統歷歲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後率故也皇極麟德歷七周天超一次

以推漢魏間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歲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歷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猶密於記注以推永平黄初間事逺者或差三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歲星變行故也自漢元始四年距開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隱公六年亦十二甲子而二歴相合於其中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二次於今其兩合於古今者中間亦乖欲一術以求之則不可得也開元歴歲星前率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二百

一十九秒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後每加度餘一分盡四百三十九合次合乃加秒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秒六而與日合是爲歲星後率自此因以爲常入漢元始六年也歲星差合術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餘加入差已來中積分以前率約之爲入差合數不盡者如歷術入之反求冬至後合日乃副列入差合數增下位一算乘而半之盈大衍通法爲日不盡爲日餘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歲星

差行徑術以後終率約上元以來中積分亦得所求若積其實行當從元始六年置差步之則前後相距間不容髮而上元之首無忽微空積矣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歷星與日合于角次于氐十度而後退行其明年湯始建國為元祀順行與日合于房所以紀商人之命也後六百一算至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十三祀歲在已卯星在鶉火武王嗣位克商之年進及輿鬼而退守東井明年周始革命順行與日合于柳進留于張考

其分野則分陝之間與三監封域之際也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國語曰晉之始封歲在大火春秋傳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歲在壽星適齊過衛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天事必象歲及鶉火必有此乎復于壽星必獲諸侯二十三年歲星在胃昴秦伯納晉文公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晉人是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

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二十七年歲在鶉火晉侯伐衛取五鹿敗楚師于城濮始獲諸侯歲適及壽星皆與開元歷合襄公十八年歲星在陬訾之口開元歷大寒三日星與日合在危三度遂順行至營室八度其明年鄭子蟜卒將葬公孫子羽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中而曙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開元歷歲星在奎奎降婁也麟德歷在危危玄枵也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開元歷歲星在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間復順行與日合于牛初應在星紀而盈行進及虚宿故曰淫留玄枵二年至三十年開元歷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距子嶠之卒一終矣其年八月鄭人殺良霄故曰及其亡也歲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降婁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

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開元歷在箕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進及婺女初在玄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禆竈曰今兹歲在顓頊之墟是歲與日合于危其明年進及營室復得豕韋之次景王問萇弘曰今兹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殺其君之歲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歲及大梁蔡復楚凶至十三年歲星在昴畢而楚弑靈王陳蔡復封初昭公九年陳災禆竈曰後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

亡自陳災五年而歲在大梁陳復建國哀公十七年五及鶉火而楚滅陳是年歲星與日合在張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與日合于南斗三度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歷因以為超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近代諸歷欲以八十四年齊之此其所惑也後三十八年而越滅吳星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夫

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動而影隨故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為之亂行汨彝倫之叙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歷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至三十年八月始見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漢元鼎中太白入于天苑失行在黄道南三十餘度閒歲武帝北巡守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及誅大宛馬大死軍中晉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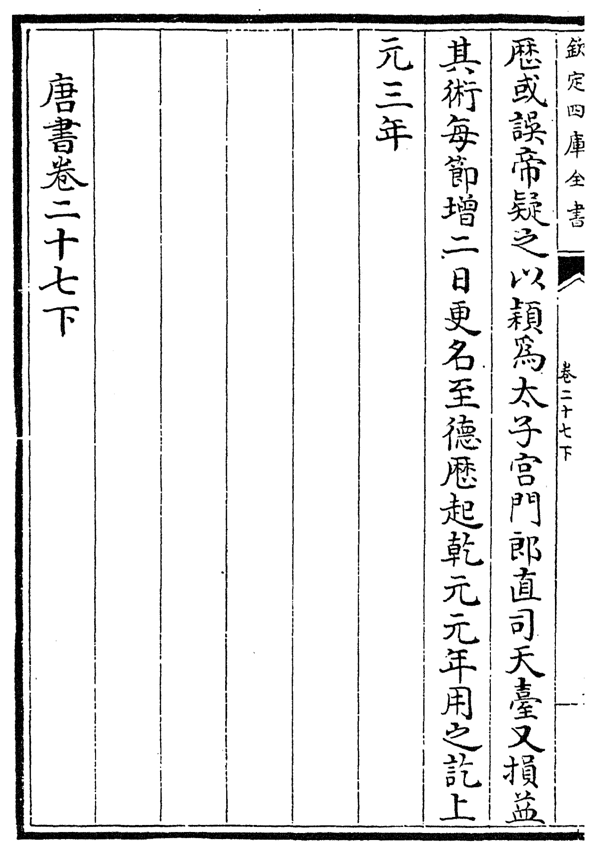
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時將伐吳明年三月兵出
太白始夕見西方而吳亡永寧元年正月至閏月五星
經天縱横無常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失行
在黄道南四十餘度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
皆天數所未有也終以二帝蒙塵天下大亂後魏神瑞
二年十二月熒惑在瓠瓜星中一夕忽亡不知所在崔
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
之亡在此二日庚午未皆主秦辛爲西夷今姚興據咸

陽是熒惑入秦矣其後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水竭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齊永明九年八月十四日火星應退在昴三度先歷在畢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立冬形色彌盛魏永平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在氐夕伏西方亦先期五十餘日雖時歷踈闊不宜如此隋大業九年五月丁丑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大如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巳而行亦天變所未有也後楊玄感反天下

大亂故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小失則小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歷舛雖七曜循軌猶或謂之天災終以數象相蒙兩喪其實故較歷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苟獨異於常則失行可知矣凡二星相近多爲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

甚天竺歴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張子信歴辰星應見不見術晨夕去日前後四十六度内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則不見張胄玄歴朔望在交限有星伏在日下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去見二十二日外者並不加減差皆精氣相感使然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今略考常數以課疎

密略例曰其入氣加減亦自張子信始後人莫不遵用之原始要終多有不叶今較麟德歷熒惑太白見伏行度過與不及熒惑凡四十八事太白二十一事餘星所差蓋細不足考且盈縮之行宜與四象潛合而二十四氣加減不均更推易數而正之又各立歲差以究五精運周二十八舍之變較史官所記歲星二十七事熒惑二十八事鎮星二十一事太白二十二事辰星二十四事開元歷課皆第一云至肅宗時山人韓穎上言大衍



歷或誤帝疑之以穎爲太子宫門郎直司天臺又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歷起乾元元年用之訖上元三年

唐書卷二十七下

謹案卷二十七上第二十頁前三行其日之所在

刋本其訛且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四行南北之揆七同刋本同訛月

據國語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粤六日庚戌刋本日訛月據

漢書志所引武成改

卷二十七下第六頁後二行于何不臧刋本于訛

云撿經典釋文及王應麟詩考此句無作云字

者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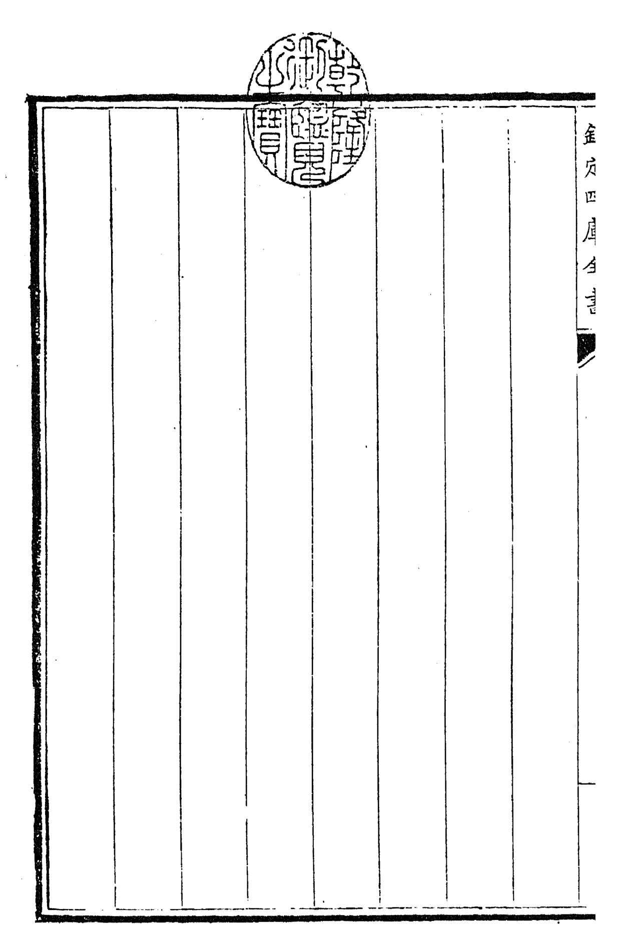
第九頁後五行其十二五星議案此下所論五星止有歲星太白熒惑辰星而無鎮星應是大衍議元有而為歐陽脩等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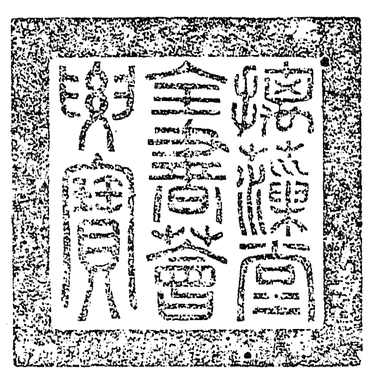
第十頁後二行中元三年五月歲星在東井鉞刋本脫歲字據上下文增

第十三頁前七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刋本脫始受二字據國語增

第十三頁前八行辰以成善刋本成善訛善成據

國語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